

觀瀾集

番外書冊

文

和書門			
類	號	函	架
二	六	一	九
九	九	〇	〇
二	九	〇	〇
號	函	架	冊

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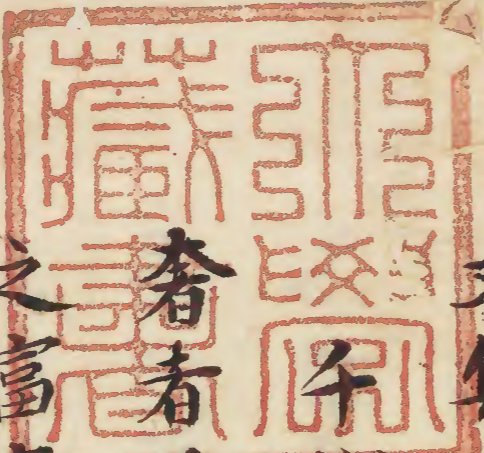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和書	類
二	六
九	九
二	〇
九	〇
號	架
冊	冊

(一冊)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6192
冊數	9 (1)
函號	205 250



文集



淺草文庫

代竹記

奢者不久是雖鄙諺亦不可以不察也世

之富家豪商盤居子通邑大都者擔夫倚

門馱背引路舟漕而轂翰歲所入幾巨萬

公侯資之聘享貧庶賴之憑生吏司為之

側目而安坐廣宇娛觀綺園其膏梁鮮濃

之美走奴竊婢視之如水出也靚莊居也

溫餽未嘗午執牙籌啟簿會頤使氣指唯其所令饑饉荐至調發頻起而不知也勢亦安矣盛矣然其暴殄天物罔羅地利剗衆夫之膏而奉一己之欲者歲月之間雖未驟就敗亡而猜積怨凝上玄怒而幽鬼闕殃豈可道焉是以父積之子散之孫行乞市獲傳而至三世者幾希哀哉余嘗訪東播人某淹留數日主人出一竹管長尺許示之曰吾姻家在構丹生山者距此數里相傳其宅大同元年所造屋葺戶牖雖或改作架楠柱梁一皆仍舊如剝如剗莫見斧鑿痕是竹也乃墉壁所幹色如渥丹重倍恒竹蓋故物也吾愛而器之命以千代名亦稱焉宅主之言云吾家不幸吾祖亦不才自大同迄于今幾一千祀而未聞有克起產樹業以大其屋者嘻亦足爲笑

也。余乃應之曰：是何言哉！是何言哉！唯其
不興，所以不衰也。吾聞丹生之山，深莽重
阻，津都之所不接，舟車之所不通，居之者
世皆農，異物不遷，非望不萌，男事耕，女事
織，親蠶力績，深耨而遠跋，粒亡縷亡，莫非
食己力，衣己功，是以天之所培厚而能固，
無有兵燹盜掠之患，以保其家，而到乎今
焉，爾曩使中世之主，殖利致富，出處都邑，

則獲不與夫富家豪商並倒，而田畝什物
永為己有邪？子其以是言誠，宅主教之尚
儉安苦，以至曾而玄，而雲而仍，克守而不
失之，則今之傳于千祀者，又將延万祀而
不絕焉。把玩之餘，慨然又歎曰：是竹所閱
幾世而幾人矣！自王公將相，以至士庶人，
由儉而興，由奢而亾者，往亡皆然。王室之
季，上下把安，恃富繁文，末節是趨，女寵聲

樂是尚而神武艱難之業墜于后王逸
樂臣工玩愒之餘矣而將家之起也亦皆
絕倫之才高世之智足以攬群雄首兆民
則其爲子孫慮固熟且密而高城深堙宏
第巨址蕩然嘗不能與是竹存焉亦不以
其逞欲歟至若豐臣氏身起匹夫鞭笞天
下勘百年之亂一統之緒而內荒外靡
日自解體或者書奢者不久四字以揭之
路卽令援筆寫不奢者亦不久其傍而淫
蕩自若卒不爲後嗣貽大訓二世而夷矣
然則是鄙諺也雖保國臨民者尤不可以
不察焉

石井信行字說

彌子爲可而子知其所以可乎事之可在
人之從人之從在己之信凡奉父兄接事
物謹威儀行義以至讀古聖賢之書能心

烏而不貌躬烏而不口有自實乎已則其道也確然可據坦然可踐何往而不行孔子言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我於是字子以信行

奉答酒泉老大兄左右

丙戌之秋

月初辱書得聞左右清健安涉暑時万福僕邇來取家弟同居晨夕相從天倫之

樂不勝慰暢推恩所繇實自 老大兄矣
丘山難謝且承所寫寄村老人高文五章
命僕轉覽其有疑問悉許陳述惟 老大
兄措意之高蘊才之邃固非吾人所能容
口吻而其言而有謬就取之正亦求益於
已爾何辭於是披讀數週觀其答僧人一
書見 老大兄之於文固已用力苦心粹
雅溫厚寃之瀟洒而凡術名務人之行一

切遣諸胸懷何其高矣。次讀讀孫子始知
老大兄所學不止俎豆而至欺天愚人僥
幸一旦之術斷乎弗爲何其正矣。又次而
論八陣辨地勢雖孫兵法揀而取之益知
老大兄於韜鈴之畧諳練精密非漫好大
言者而終之答問兩篇破俗陋退霸詐推
生物之心明心勝之德又益知老大兄之
學全然根據乎斯矣。每讀至一段拍節歎
服恨不廣傳此言以爲世綺章繪句懷詭
踏危自傷己德而戮人事之戒也。特至謂
八陣襲蜀地勢不可用之鎮西地勢與兵
家才資今推其意新制一陣廢可用也。未
知其說有何所據。抑亦高見別有要發歟。
區區之疑不可不道。天下之事必有一定
不易之法亦必有臨時隨處之用。法者大
體之所本用者微機之所應不通其用則

法不可得立而不據其法則用不以可行
僕聞魚腹圖古風后握機之遺制武侯推
而演之壘石爲壘置其法象于江流不轉
之間不特爲岷江劔閣偏安之業而設至
後蔡氏明其數之與卜筮律呂河圖井畫
相經緯表裏者固非譎士拘儒所能傳會
而朱子又收之禮經以爲万世講演征祭
之定法凡談兵家未嘗不資以取則也其
戰而勝者得其法之一二者也敗者始不
知其法者也至其明此法者處爲則山林
沮澤平原廣野之上深隍高壘之下以至
夫萬馬馳逐鋒合又接紛々綸々混々池
々人不得顧足不得施之間臨時隨處當
機即應一奇一正一進一退忽圓忽方忽
重忽單不行而至不疾而速須臾之頃不
見其定而隅落勾連首尾相救之勢者依

然常存譬諸匠氏之作屋有輪然大有窄
然小曲而之勢各不相同而其必賴規矩
繩墨以制其形者未嘗異也醫氏之行藥
亦冒風者亦被熱者所觸之症各不相同
而其必資君臣佐使以施其方者未嘗異
也然則此圖之制豈以古今遠邇殊而用
而不能特其人之不察矣耳僕嘗言八陣
無定形猶八卦無定象應而無窮用而神
之在其人焉今謂襲置地勢制之是以八
陣爲如舟師之於江南騎軍之於河北不
可相移之類也則武侯南渡瀘東屯五丈
原一接而斬張郃再接而斬王雙其亦爲
部分隊伍每推磧圖紙本以得勝哉夫旣
以八陣爲不易法則臨時隨處新制一陣
亦皆八陣矣外乎八陣有所以制則無法
之軍耳不審高明以爲何如至或者所云

小八陣以理推之、雖似有謂、而其孟浪與
識易視凶器、不啻括母笑之、使括聞之、亦
將不足捧腹矣、京有商人讀十三方說、曰
虛則吾參葢之、實則吾苓連之、寒某方暑
某方、吾悉知之、何病之不療、鄰婦信之、延
藥其姑、藥三日姑斃矣、此亦可以喻世易
言兵者也、如老大兄知兵而不言兵、常
禮教而變干戈、此僕之所大信且服、而僕
乃未嘗讀兵書、未嘗審兵機、八陣之襲蜀
地與否、亦未嘗慣聞而素講也、漫書臆見
以供笑柄、更賜見誨、爲幸不貲、時方新涼
所希自奮。

奉答

昨者辱承枉賁、豐上之談、每使人聳聽不
知倦、而杯酒未乾、輒命歸駕、曷堪悵恨、歸
鞍吟艸一卷、領了書中所及、正確的切真

後學員才恃氣者之針砭哉僕前依竹田
子請許一語以弁卷端到今惘然不知所
以爲言也近日再獲拜晤賜高明之緒以
爲下筆之資本是祈

新井氏兩儀刀記

劍者所以護身也而身乃親之支君之有
君子以能禦暴敵愾莫敢傷而苟免之是
務則其守干已捍干國以濟忠孝之大節

不直謂一人敵而止也或徒備狠鬪而事
斬擊其惡得異夫虎之牙狼之爪以資殘
害噬攫爭食撰肉之用裁筑後守臣源君
義之初叙爵

文昭廟賜以朝服有刀副之所謂絲纏太刀
實其陪從沃益積勞日久以得
寵異之隆至是非恒常恩數所能及者也
其家舊亦藏一刀傳云父正濟有寮友藤

四者嘗出一顛骨破爲兩半而視之曰此
吾伯兄少時與人爭刀擊而破之者其
刀猶在名以獅子正濟知其利又就以百
方購請經歲月乃獲之尤以寶而傳焉蓋
俗間謂顛爲鉢鉢與八音相通於數折八
得二四而四四又與獅子音相近故以名
之且取雄猛之義也君美後啣
公命使皇都匣之以隨意圖使上方匠人修

飾外具以爲細太刀而適以事謁

攝政近衛公得拜觀其

祖宇治公所佩玉帶每銙碾以獅子半鬃圓
眼一蹲一躍精緻活動真古制也君美乃

告以刀故請摸其樣以繪于室

公竒其事而聽之其它上琫下珌裝釘圍釧
之類亦皆爲授其制於是兩儀刀備矣夫
其一則

君之賜也一則父之貽也乃在清平無事之日
殿陛至嚴之地是物爲用固不過去居
安不忘危而君美特佩

君恩之渥而服父訓之遠用以趨翔立列綴
乎清班其資孝致忠仰冀報効之志常自
凜凜與冰刃霜鏘藏而在干室中者相爲
磨礪而弗磷焉是其平素所以立護身之
道而興家闡業之繇亦正在茲爲之孫子

襲而藏之者宜以知二刀之可寶若此而
忠孝兩備之可重又若此也哉臣緝明依
君美言謹述爲記

享保元年九月 平安三宅緝明稽首拜書
跋廣澤子所刻朱文公大極帖

廣澤子之所以摹鏤推搨克成此帖者勤
矣頃者齋來請余一語以侈其事及披而
觀之則肌骨豐窄之相依筋脉起隱之相

接濃頭鬆尾怒稜銘芒豐破文圻縷霏條
聲或齟齬成刻或欲欲成缺或蹙釵成聚
以至蠹蝕滛汚爛然成痕體之所具一毫
靡失其真而精神氣韻既溢乎歛墨淋漓
之上矣且其自書題篆四字跋語數行並
皆蒼古楷綴前者蔚如殷昝周冕以臨後
者璨如玳瑁瑤瑤綴佩以垂而首尾又款
以小字分篆其大如豆纖如絲曾不使濬
華之滂漸余於是大服其巧不知機心之
運何以能然也雖然爲巧有道必精於書
博於學而後可得而若廣澤者固併此二
而有之矣則海內游藝之巧孰出其右余
學朱先生者也而平素不習書法故於其
心畫之妙不妄鑿品評 強取不知以犯
自欺之訓而吾目所至蓋亦望典形於影
響若有覩焉乃拜而還之

正德乙未首夏

平安三宅緝明題

安積君墓碣銘

君諱正信稱覺兵衛奧州岩瀨郡飯土用
邑之人其姓藤原實爲本郡二階堂氏之
族考稱藤丹妣安積氏考之時屈信濃守
二階堂盛義築邑以居始以飯土用命氏
而不知與盛義爲親疎也考爲盛義守同
郡須加川城天正十七年伊達氏攻取岩

瀨郡城亦從陷考舉族四散不詳所終有
子三人長曰重政稱太左衛門次無所聞
君乃其第三子自幼逃難輒冒外氏外氏
亦同州安積郡之大姓前後爲伊達氏所
滅矣君既長與兄重政俱事松本城主兵
部大輔小笠原秀政元和元年秀政令重
政從長子信濃守忠脩君從次子大學助
忠真率以赴大坂之役當是時海內控弦

之士傳城下矣夏五月七日諸軍大戰城南秀政忠脩督所部力鬪死重政亦隨死之而君慳與儕輩四人隨忠真奮擊愈勵忠真中重創不能起君乃單進斬一騎將以其馬載忠真衝萬衆而去忠真賴免一時傳誦其勇者則必以國訓呼其稱曰於保依兵衛謂其誠而有功也由是安績於保依兵衛之名大振焉後以忠真行賞不

平也薛玄忠真怒禁其仕君乃還須賀州更復敏土用氏以自避隱居數年客事會津城主下野守蒲生忠鄉忠鄉適在江戶遣一家臣應罪者齎手書以致君披而視之則命即誅其人君讀已顯語以故一擊盡之以報旣而意謂以此誠人非知己不樂而行自是漂游窮日甚而聲價猶爲士林所重有薦賀侯請以祿千石召之者然

以罹禁事終不就至寬永中被水戶威
公之辟始獲出仕委繫之日公問曰汝
不氏本安積邪君對以更復之故公笑
曰我所召者安積於保依兵衛耳豈他之
問哉命從舊冒賜祿四百石君亟憑人報
於忠真忠真爲釋舊憾召見有加禮焉君
後被遇絕等許用鷹獵萬治三年七月二
十八日以疾終水戶府壽七十有三法號

覺翁道參幕府下坂戶原君爲人剛朴決
直心如其蹟而於諸武藝士禮多所講修
初忠真之被扶而歸即以君所獲乘具還
與君就記其功於鞍橋至今家傳之配佐
藤氏須加川之產諱松温而有惠從居於
阮勤相終始萬治元年七月八日以壽五
十有七先君而終後以并祈有一男二女
女皆嫁水戶府士族男名貞吉稱介之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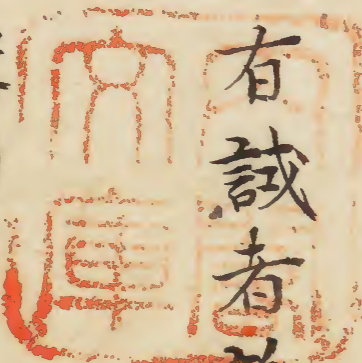
魏希齋以病不堪給俸自養然好讀書賦
詩以禮自將循循如儒者安積初作洩香
希齋以其非郡之本名而改之生子覺甫
十歲命受學於義公客明人朱舜水子
義公屢屢誦君之功與左右道之及覺成
童輒賜祿若干以旌之而朱子亦有書贈
之曰令祖立功他邦而上公爲錄其孫
疇勲之至可謂稱矣覺今學大成與余相

知尤深是歲改建君碑要有所識以顯其
烈則以予不文不得而辭且於君之事也
烏不勇爲銘曰

群龍血首我奮厥時斬驍捉駿拔主於危
壺聲一世乃銘千祀噫今之人有誠者誰

某年某甲子某月日

平安三宅 緝明 撰文



Faint, illegible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